

论索尔·贝娄小说的精神内涵

李 丹

(许昌学院 外国语学院,河南 许昌 461000)

【摘要】作为一名犹太裔作家,索尔·贝娄的小说具有显著的文化特征。本文旨在通过对贝娄作品的分析,探讨其中所蕴含的精神内涵:异化内涵、流浪意识和精神回归,从而进一步揭示其所具有的超越“犹太文化”本身的具有世界性的文化意义。

【关键词】索尔·贝娄;犹太;精神内涵

【中图分类号】I712.0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883(2010)03-0066-04

索尔·贝娄是美国当代文坛最重要的作家之一,他是唯一一位三次获得美国全国图书奖的作家,也是第八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美国作家,获奖原因是“对当代文化富于人性的理解和精妙的分析”。^[1](P917)]索尔·贝娄是位以描写知识分子见长的知识分子型作家,他的作品蕴含丰富的社会内容和深邃的哲学思想,探索了现代人的精神危机和出路,深刻地表达了他对人性的思索和悲天悯人的人文主义思想。本文旨在通过对贝娄作品的分析,探讨其作品所蕴含的精神内涵:异化内涵、流浪意识和精神回归,从而进一步揭示其所具有的超越“犹太文化”本身的具有普遍意义的文化内涵。

一 异化内涵

二战后,美国涌现出一大批杰出的犹太小说家。他们的崛起,几近形成了有其深刻犹太文化背景的文学运动。索尔·贝娄无疑是这场运动的中坚人物。他的父母原是俄国犹太人,1913年,为了摆脱沙俄政府对犹太人的迫害,从俄国圣彼得堡移居到了加拿大的蒙特利尔。贝娄在父母到加拿大两年后出生。9岁那年,他又跟随父亲迁移到了美国的芝加哥。然而芝加哥的繁华未能实现父亲的美国梦。由于美国的经济尚未从一战中完全复苏,加之社会上对犹太移民的歧视和偏见,虽然一家人辛勤劳作,却只能在贫民区找到栖息之地,还不时要靠亲友的接济才能满足温饱。这位在贫民区长大的移民的孩子,从孩提时代起便对犹太人、特别是犹太移民所遭遇到的种种苦难有着深刻体验。他先后就读于芝加哥大学和威斯康辛大学,后来则在芝大、普林斯顿大学等高校长期任教。当他最终成长为一名作家后,面对犹太移民游离于美国主流社会之外的生存境遇,对于犹太人的困惑心理和非我意识,对于他们的边缘感和局外感,他总是深有感悟。

二战之后,伴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美国的物质文明极度膨胀,可是在这种物质主义和享乐主义至上、拜金主义盛行的“丰裕社会”中,人们的价值观和道德标准开始沦丧,人越来越失去做人的尊严和价值,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日益恶化,人最终被排斥在理想的生活空间之外。尽管贝娄从小就生活在美国,但血管里流淌的犹太人的血液使得他在面对着“丰裕社会”表象下的异化现象时能保持清醒的头脑,对移居美国的犹太人的生存困境和困惑心理了如指掌。一方面,犹太移民对自己的民族和宗教有着深刻的认同感;另一方面,他们又无法抵御美国生活方式的诱惑,因为犹太移民如果想在美国社会中生存,如果想进入美国的主流社会,就必须信奉与本民族传统相悖的所谓“美国生活方式”。美国犹太移民的这种既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犹太人又不是真正的美国人的两难境地,最终使自己变成一个惶惶不可终日的丧失“身份”的人。身份危机这一矛盾在贝娄创作的文学作品中更加凸现出来。在他的大部分作品中,贝娄所刻画的人物形象都是孤独的、异常的、精神苦闷的。他们或被社会排斥、或被人抛弃,精神压抑又不被人理解。其表现形式为人与社会环境关系的异化,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异化,从而最终失去自我,成为异化社会中的异化人。

1914年,贝娄发表了小说处女作《晃来晃去的人》。这部小说在人物、思想和技巧等方面都反映了贝娄最原始和最鲜明的犹太印记,并集中反映了美国犹太移民的尴尬处境和非我的异化感。小说以日记体写成,记载了主人公约瑟夫从1942年12月15日到1942年4月9日这段时间的心路历程。从日记中我们得知约瑟夫是从加拿大移民到美国的犹太人,他已经辞掉在美国旅游公司的工作,呆在家中等待入伍。但由于他的移民背景和犹太人

收稿日期:2010-05-09

作者简介:李 丹(1975-),女,河南洛阳人,副教授,文学硕士,研究方向:英语语言文学和教学。

身份,他入伍的申请被一拖再拖,他只好依靠妻子艾娃外出工作来挣钱养活自己,从而变成了一个无所事事“晃来晃去的人”。漫长的等待使约瑟夫感到彷徨、困惑、迷茫。他足不出户,沉浸在自己的内心世界中,把所有的感情都宣泄在日记中。虽然他能在日记中肆意挥洒,评论社会、时事和政治,记录自己对世界和人性的思考,但这种与世隔绝的状态却使他在思想上感到非常空虚、孤独和无聊。虽然他很“自由”,但这种“自由”毋宁说是一种折磨而非享受。

我在这间房间里是与众隔离的,我异化了,很容易被摧毁。我在我的目的中找到的不是一个开放的世界,而是一个关闭的、没有希望的监狱。我的前景四面碰壁。没有任何未来的东西迎我而来。只有过去,凄凉的、无邪的过去。有些人似乎确知他们的机缘。我却被一间屋子束缚了手脚。^{[2](P79)}

面对战后美国社会呈现的荒原景象,约瑟夫的情绪和思想经历了从浮躁、叛逆、困惑到复归平静的过程。在贝娄的塑造下,主人公约瑟夫聪敏博学,敏感多思,而又消极懦弱。传统的犹太价值观在他身上演绎成一种集体无意识,对他的世界观和意识形态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对于犹太传统道德的捍卫者约瑟夫来说,美国社会的裂变和世风日下,道德沦丧和精神麻木无疑是个沉重的打击。尽管他深知世界不是完美的,并不时地安慰自己:“理解一切,谅解一切”。但他还是试图用理性来寻找解决人类问题的方法,并怀着一种悲天悯人的情怀来拯救人道主义的崩溃。然而事与愿违,他的一切努力都是白费。他只感到自己被这个世界所排斥,仿佛不属于这个世界。进而他对于生命的意义、友谊的价值、爱情的真谛以及婚姻的价值都产生了怀疑。他拒绝接受富翁哥哥的支票和施舍,对侄女的失敬暴跳如雷甚至大打出手,岳母的无心之言变成了他郁积的心结,男人自尊心的丧失导致了夫妻关系紧张、隔阂加深至无法弥合的程度。凡此种种都使他感到自己与社会格格不入,找不到自己在社会中的位置,从而成为了一个被社会异化的惶惶不可终日的“晃来晃去的人”——精神空虚,孤独压抑,苦闷彷徨,前途渺茫,不知所措。

二 流浪意识

贝娄作为一名犹太作家,他不可避免地继承了某些犹太文化特性。从4岁开始,他便在家庭的影响下开始学习希伯来语和犹太经典,对自己的民族传统有着深刻的认同感。所以当他在创作文学作品时,他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加入某些特定的犹太文

化要素。在贝娄的小说中,流浪意识作为一种文化载体,有非常深刻的文化内涵。贝娄本身的犹太性和美国性相结合,就是流浪意识得以建立的文化基础。

流浪的模式可分为两种:一种是生存流浪,一种是精神流浪。前者是人们为了生活或生存而不停地寻找生活栖息地的流浪;而后者不仅仅是现实意义上的时空的转移,更是强烈的情感流浪。在贝娄的小说中,汉德森、赫索格和塞姆勒等主人公为了寻求生存意义的流浪历程,都让我们不由自主地联想到千百年来犹太民族的伟大、辛酸、艰难的流浪史。作为“上帝的选民”,犹太民族自始至终都在默默承受着上帝无休止的“试炼”。虽然在三千年前犹太人曾建国并定都于耶路撒冷,但犹太人从来就没有停止过流浪的脚步。犹太民族是一个多灾多难的民族,在亚述、巴比伦、古希腊和罗马人的轮番占领、驱赶和大屠杀下,他们流离失所,被迫四处漂泊。二战时,欧洲各国的排犹运动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纳粹德国实施了惨绝人寰的大屠杀,六百万犹太人被夺去了生命。千百年来,犹太人没有自己的土地和家园,流浪已成为犹太人特殊的生存方式。流浪意识贯穿于犹太人几千年来流浪历程和经验世界,并在他们的民族心理深处积淀成深厚的集体无意识和情感诉求。一方面,流浪意识不仅唤醒了犹太人的民族意识,而且强化了他们的民族精神;另一方面,它也启迪了包括贝娄在内的犹太知识分子对于本民族生存困境和民族文化的思考。犹太移民在世界各地的生存状况是:当他们越深地融入各地的世俗生活,犹太文化的品性就越可能被异质文化所同化,从而犹太文化的独特性就越难保留。为了抵御被主流文化所同化,更为了保留犹太文化的独特性,包括贝娄在内的犹太作家在实际的文学文本中以多种多样、显性或隐性的形式呈现犹太性,表现犹太文学的特质。仔细研究贝娄的作品,就会发现他把历史记忆消解为文学的潜在载体,内置于小说的主题构思之中。

在他1959年发表的小说《雨王汉德森》中,贝娄对流浪意识的运用就较为显性。主人公哈德森是一个拥有财富、名望和地位的百万富翁,婚姻生活也非常和谐,因此他被很多人羡慕。然而哈德森对此却并不满足,并深感精神空虚无聊。在这个上流社会成功者的内心深处有一股生命的暗流在涌动,有一个声音在呼唤:“我要,我要。”为了弄清楚自己到底要什么,他抛下富裕的生活和美丽的娇妻,只身前往非洲探险。与其说这是一次生存的探险,不

如说是一次精神的探险。哈德森的精神探险之旅实际上代表了整个人类的精神探险。在物欲横流的西方世界,现代人已经失去了赖以生存的精神家园。人性的堕落,人与人关系的淡漠,人与社会关系的恶化,使人最终失去了自我,迷失了自我。所以哈德森的精神探险之旅实际上是人类重新寻找自我的历程,而这也是人类哲学的终极命题。在此显示了贝娄悲天悯人的人文主义精神和对人类的终极关怀。在经历了种种挫折和困难之后,哈德森终于明白原来自己想要的是为他人服务的理想,“我要”的是“爱”。这种爱不是自私的爱,而是忘我的大爱。“我要”的呼声变成了“他要,她要,他们要,”也就是人人都需要爱,人人都需要奉献一份爱,只有这样,我们生活的世界才会变成一个和谐幸福的家园。这种爱的需求发源于人的内心,是良知的呼唤,也是人性的呼唤。贝娄笔下的主人公在流浪追寻的历程中,经历了精神的磨练和升华,通过寻找自我,寻找精神的支点,最终寻找到了一个充满爱的精神家园。

三 精神回归

同为犹太裔作家的菲利普·罗斯在《重读索尔·贝娄》一文中这样评价贝娄:“他用他的作品,在混乱的现实中筑起了一个避风港,让人们在那里可以找到人类文明赖以维系的传统价值以及珍藏在人类心中的永恒信念。”^{[3](P97)}诚如罗斯所言,从创作伊始,贝娄对人性的追寻和探求就是执著的,永无止境的。他的作品不仅仅是为犹太人创作的,更是关于全人类的,是对整个人类前途命运的哲学思考。而这正是理解贝娄及其小说的一个关键。

《洪堡的礼物》是贝娄几部长篇小说中比较重要的一部,也是西方现代文学名著,它使贝娄于1976年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纵观贝娄的创作,这部作品在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上都最具有代表性。这部小说讲述了两代知识分子的命运。上一代作家洪堡早年曾是红极一时的诗人,后以文人的理想主义支持斯蒂文生竞选总统,不料后者被艾森豪威尔击败,洪堡抑郁至发疯而死。与洪堡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下一代作家西特林,他躲开潦倒濒死的洪堡,踌躇满志地出席美国总统的晚会,享受着当代文明的种种财富,过着奢侈的生活,却再也写不出作品来。到最后,西特林才意识到他在物质主义的社会中失去了创作灵感,再也无法实现自己的抱负。小说在结尾处设计的颇具匠心,耐人深思:在西特林经济上陷入空前危机,事业上一筹莫展之际,他得到了洪堡馈赠的礼物——两部剧本提纲。

洪堡的礼物不但解决了西特林的燃眉之急,使他摆脱了眼前的困境,也使他重新理解了洪堡的艺术创作和人生追求,并决定继续洪堡的事业。在这部小说中,洪堡之死象征着“善良与爱”在物质主义社会中的消亡,洪堡的礼物实际上是洪堡精神的延续和隐喻:善良和爱,并且用它去拯救人的灵魂。在这个没有上帝的时代,这种来自人性,发自内心的呼唤,是更加理性也更加现实的。^{[4](P443)}西特林的转变充分说明了“善良与爱”并没有随洪堡之死而真正消亡,洪堡的精神在生前和死后都温暖着这个世界。

尽管贝娄笔下的主人公为寻找自我,探索自我大都进行了百折不挠的精神流浪,但在经过了艰辛的流浪探索后,最后几乎都获得了精神上的回归,回归社会,回归现实,回归善良与爱。这就是贝娄小说中流浪意识的最终目标——精神回归。与现代派作家深刻表现人类的痛苦和对人性绝望的悲观态度不同的是,贝娄对人性回归的态度是乐观的,积极向上的。而这与他的犹太血统和所受的传统犹太教育是密不可分的。犹太民族自称是上帝的选民,一方面,他们遵守上帝的戒律,重道德礼仪,另一方面,他们代表上帝承担起拯救整个世界的任务。因此贝娄在刻画人物时,经常把人物的个体困惑拓展为一种人文主义关怀,显示出忧国忧民的人文主义姿态。像西特林、约瑟夫和赫索格式的犹太知识分子,与价值观崩溃的现实世界格格不入,他们一方面坚信人生的价值在于维护人的尊严,在于追求崇高的理想和美好的生活。另一方面,他们的理想被残酷的现实击碎,他们被排斥、被异化,成为了不合时宜的人。可是他们并没有就此放弃做人的尊严和价值标准,而是勇敢地承担起人类的责任,回归善良与爱,回归本我,用实际行动树立起对未来的信心。贝娄小说中主人公的精神回归也印证了犹太教充满责任感、博爱和希望的人生哲学,这是贝娄以艺术形式对犹太文化和哲学的精彩演绎。

菲利普·罗斯曾经说过:“对于向我们这样的移民后裔而言,贝娄是真正意义上的哥伦布,我们追随他成为美国作家。”^{[3](P101)}毫无疑问,贝娄无愧于这样的评价。他的作品内容厚重,思想深邃,艺术手法复杂多变。除此之外,他还是一名技艺精湛的心灵捕手,能够敏锐捕捉现代人的心理变化和心灵战栗。他所揭示的异化内涵、流浪意识和精神回归既是犹太人的,又是全人类的。这就使他的作品超越了犹太民族属性,超越了时空,具有了世界性的普遍文化意义。

注释及参考文献:

- [1]肖涤.诺贝尔文学奖要介[M].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2.
 [2]索尔·贝娄.晃来晃去的人[M].桂林:漓江出版社,1985.
 [3]菲利普·罗斯.重读索尔·贝娄[J].武月明译.外国文艺.2001.
 [4]蒋承勇.西方文学“人”的母题研究[M].人民出版社,2005.
 [5]Bellow, Saul. Humboldt' Gift[Z].Penguin Books.New York; the Viking Press, 1982.
 [6]索尔·贝娄.赫索格[M].桂林:漓江出版社,1985.
 [7]索尔·贝娄.雨王汉德森[M].桂林:漓江出版社,1985.

On the Spiritual Connotation in Saul Bellow's Novels

LI Dan

(Foreign Language Institute, Xuchang College, Xuchang, Henan 461000)

Abstract: As a Jewish American writer, Saul Bellow's novels have the outstanding cultural character.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Bellow's works, this thesis explores the hidden spiritual connotation: the alienation, the sense of trampling and the spiritual return, and further reveals the cosmopolitan cultural significance beyond the Jewish culture.

Key words: Saul Bellow; Jew; Spiritual Connotation

(责任编辑:张俊之)

(上接65页)

- [6][10]高宣扬.福柯的生死美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214.
 [7]海德格尔.在通向语言的途中[M].孙周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268.
 [11][12]罗庆春,徐其超.从“文化混血”到“文学混血”——论彝族文学汉语的继承、创新、发展[J].天府新论,1998,6.
 [13][14]罗庆春.灵与灵的对话——中国少数民族汉语诗论[M].香港天马图书有限公司,2001:8,53.

An Endeavor to Poeticity under Dual Language Violence

——The Exercise and Modern Sense of the Language Function of AKU Wu-wu's Poems

PENG Cheng-guang

(School of Literature, Southwest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Chengdu, Sichuan 610041)

Abstract: As a bilingual poet of Yi language and Chinese, AKU Wu-wu suffers from one kind of language violence or more, in which his right of speaking is not only excluded and shaved by Chinese but also disciplined by the globalization and standardization of language. However, AKU Wu-wu speaks with the poetic thinking, grips the rights of speaking in the situation of aphasia, and achieves transcendence regardless of the boundaries of nations and languages. He alerts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through the misfortune of Yi language, and looks for poetic language to pave the way for a poetical living.

Key words: AKU Wu-wu; Dual Language Violence; Voice; Poeticalness; Reality Significance

(责任编辑:张俊之)